

叶圣陶 著

# 旅途日记五种



三联精选

蓉桂往返日记

东归江行日记

北上日记

旅印日记

内蒙访问日记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叶圣陶 著

旅途日记  
五种

---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旅途日记五种/叶圣陶著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  
三联书店,2002 7

(三联精选)

ISBN 7-108-01607-9

I 旅… II 叶… III 叶圣陶(1894~1988)-  
日记-1942~1961 IV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1611 号



责任编辑 郑 勇

封面设计 宁成春

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  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 625 印张 163 千字

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,001 - 10,000 册

定 价 13.80 元



三联精选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

# 目 录

目  
录

<b>蓉桂往返日记</b>	<b>1</b>
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 ——七月十五日	
<b>东归江行日记</b>	<b>79</b>
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——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	
<b>北上日记</b>	<b>115</b>
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 ——三月二十五日	
<b>旅印日记</b>	<b>179</b>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——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	
<b>内蒙访问日记</b>	<b>219</b>
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——九月二十三日	



# 蓉桂往返**日记**

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

——七月十五日

原书空白页

这段日记一共八十九天，记的是四十年前——一九四二年，我从成都去桂林的一次旅行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桂林因为政治情况特殊，成为“文化人”集中的地方，过去在上海差不多朝夕相见的许多老朋友都在那儿。他们到桂林大致分两个时期，走两条不同的路线：有的在“八一三”之后不久就离开上海，先到汉口，后来溯湘江而南，进入广西，少数人或绕道贵州；有的先到香港，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就渡海西行，溯西江进入广西。不论走哪条路线，都是受了日本军队“进入”的驱使。我当初也到了汉口，一九三八年年初带了一家老小入川，在重庆安顿了十个月，后来接受武汉大学的聘请，又把家搬到了乐山。从此我落了单，跟老朋友们疏远了。一九四〇年夏，我脱离武大，进四川省教育厅的教育科学馆做研究工作，一九四一年年初就把家搬到了成都，离群索居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。所以这一次到桂林，是经过好几年的颠沛流离，尝够了“人生不相见”



的况味之后跟许多老朋友的重逢，心情之畅快真是难以言说。现在事隔四十年，老朋友大多成了古人，而当时“惊呼热中肠”的情景宛然在眼前，更使我怀念他们不已。

另一方面，这次旅行的艰辛也难以言说。现在从成都到桂林，乘火车要不了两天，我那一次竟走了一个月又三天，沿路艰难重重，如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搭上公路汽车先得作种种奋斗，搭上了还是前途茫然，像坐了舢板飘洋过海似的，连能不能到达彼岸都难断定。一路上我情绪坏得无以复加，居然能坚持到目的地真不容易。

至诚看了这段日记感到很有趣，就抄了下来。从成都动身的日子是五月二日，为了把旅行的缘故交代明白，所以从四月十六日抄起。

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一日

## 一九四二年

四月十六日 星期四

晨起倦甚。九时半，忽雪舟夫妇偕彬然来，欢然执手。五年为别，话头太多，杂乱谈说，屡易其向。一君怂恿余往桂林一行，商量开明编辑组织。余意桂林之游未尝不欲，而旅费巨大，旅途困难，殊未敢决定。

饭后一时，余独入城，晤程受百，与茗于公园，略谈普益方面编辑事。即将应刻应写之《小学国语》稿交与之。三时应高琦中学杨立之校长之约，至其校参加其校教师之团契会。四时，余讲话，以《教育所以养成好习惯》为题略为阐发，语殊杂乱。

亟亟返家，已七时矣。遂与彬然小饮。君带来杭州龙井茶及内江糖食。此茶久未尝矣，冲饮一杯，无上享受。遂剪烛杂谈，君所言政界、学界、文艺界情形，皆余所未知。余处成都郊外，一切不知，真如在世外矣，所闻多可慨叹。十一时就寝，疲甚矣。

#### 四月十七日 星期五

为彬然在此，今日不到馆。

九时与彬然步行至青羊宫，入而观其大殿。殿供三清，颇整洁。然除此一殿之外，余屋皆破坏不堪。遂乘鸡公车至武侯祠。其旁刘湘墓已完成，余尚未一观，欲先观之。守门兵士言星期六星期日开放，今日非其期。

遂入武侯祠，略观殿堂，而后啜茗于池旁。闲谈编辑方针，并及广西情况。进面点。步行至华西坝，在校区内绕行一周，而后入城至陕西街。天忽下雨，淅沥不已，俟其少止，即出城返家。彬然则留陕西街。

薄游一天，已觉疲惫不堪，早睡。



### 四月十八日 星期六

八时半入城，至华西坝齐鲁大学，上课两小时。以下午三时尚须应金陵大学文学系史学系之约作演讲，即在新南门进点喝茶，延挨时刻。

三时到金陵，即启口，题为《乐亦在其中矣》，大意谓人生须有理想。预备不充分，讲得殊不佳。听者殆有百五十人左右。四时散。

又值下雨，亟乘车到家。又复倦甚，未能与小墨商谈《国语课本》。

### 四月十九日 星期日

昨夕二时许，满子觉腹痛。墨即起床整理衣物，以便入城住院。天方明，小墨陪满子离家。墨亦于八时半入城，拟暂住祠堂街月樵处，取其来往保婴院较方便，可以照料满子产后之饮食。

十时后，彬然、雪舟偕来，闲谈为快。留之午饭，又谈一时许而去。余以夜睡不足，倦甚，看三官携归之各种图画杂志，卧于竹榻休息。

小墨三时后归来报告，言满子于二时产一雄，虽初产，尚不困难。闻之大慰。余早已拟定此儿之名为“三午”，缘余生于甲午，小墨生于戊午，而今年为壬午也。父子相去各二十四岁，可为纪念。又按阳历小墨生于四月二十日，而今日为四月十九（阴历为三月初五

日),父子相去整二十四年仅差一日耳。

夜间点燃彬然所赠桂林制造之植物油灯,光明又胜于洋烛,看书写字极便,惟颇费油耳。

小墨言报载美国飞机炸日本东京一带,丢燃烧弹。此在日本为第一次遭炸,诚大快人心。然日本民众无辜,亦必有死伤流离之痛,宜哀矜而勿喜也。

#### 四月二十日 星期一

到馆。复子恺一信。看教厅嘱审稿《大中理解》一种。又看马长寿君所赠《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》一长篇。马君夙研究西南民族问题,入川四年以来,足迹遍全省,其所作当非泛泛之谈。余于此全无所知,读之颇增常识。

灯下,二官三官伏案温习,预备本周应校中小考。余则寂然无聊,墨不在家,便觉异样。

####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

八时入城,至祠堂街小坐。至陕西街,知洗翁与雪山昨来电报,邀余偕彬然航桂一游,旅费可由开明支付。游桂固所愿,然于开明无所裨而用开明之钱,心所难安,以是意未能决。

十时与彬然步行出东门,访望江楼。天气晴朗,绿树生辉,锦江水发,平波东去,正是出游时节。登楼茗坐,续谈一切。彬然邀余往桂林一行,谓可商谈二事。



一为开明之编辑方针，商定后由余主持，又一为另出一较大规模之《国文杂志》，商定后由余主编。并为文供社撰一《国文手册》。于是余可家居执笔，不必复跑茶店子。此亦余所愿，然改变生活方式，一时亦未敢径即决定。

略进面点，坐至三时始入城。同驱车至保婴院，晤墨及满子。墨未住月樵处，即住院中与满子同室。满子产后安好，略无病苦。婴儿颇秀美，浓发盖顶，五官端正，小手伸动。

坐半时，回至陕西街。雪舟留饮，饮黄酒半斤以上。匆匆出城，到家已七时半矣。

今日得子恺、红蕉、东润之信。

####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

到馆，续作进度表。伏案竟日，将初中部分草毕。得王云五复信，言叔湘之书近已印出，余与佩弦之《略读指导举隅》下月可出，为之欣慰。

天气大热，夹衣已嫌其热，入夜有少数蚊虫嗡嗡作声矣。

作一律赠彬然：

成都不异逃空谷，几得开颜闻足音！  
千里远存君意重，五年杂诉夜谈深。  
干戈敢厌艰难日？笔舌希回隘溺心。  
聊与望江楼上坐，碧天春树见遥岑。

即篆书一通，明日与之。

####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

八时入城，至陕西街。雪舟往航空公司探询，知此间无直航桂林之飞机，欲乘飞机须至重庆搭乘。只得由彬然先往重庆，如有得票之可能，余再遑往重庆耳。

十时至保婴院看墨，墨方购蛋染红，预备分送少数友人家。满子乳汁太多，婴儿吃不完，则于巷中觅一人家之婴儿来吸之。据云婴儿脐带明日即可脱落，后日可出城回家。

十一时仍返陕西街，雪舟招余与彬然、雨岩往“小酒家”小吃，吃菜三色，值八十多元，亦太奢矣。回办事处打牌。墨来送红蛋，替余打四圈而去。牌毕，复小饮，雪舟夫人煮鳖，甚佳。饮毕，匆匆到家，已七点半矣。

今日得三信。马文珍寄其全部诗稿来，算是相赠者，意殊可感。上海伯、村、调三位来信，皆言上海生活窘状，读之扼腕。云彬来信言《国文杂志》必须创办，主编必须由余任之。

####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

昨夜有雷雨，起视屋漏，搬动书籍。晨间雨止，而道路泥泞，不克到馆。

为高琦中学写“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”十字，杨校长所托，将制匾悬于新建之食堂。

饭后入睡，连日倦甚，一睡亘四小时。起来作书复文珍，并附一书致佩弦。理文珍诗稿，其诗胜于一般之新体诗，拟为设法出版，不知有望否。

####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

上午有风，作细雨。八时半离家，至齐鲁上两课。食面点，即至陕西街。

彬然言无论有飞机票可买与否，且同至重庆如何。余漫应之，遂约定以五月一日动身。出游亦所愿，离家复不惯，意殊矛盾。

与彬然、雪舟夫人、周君打牌八圈，余小胜。小墨来，言今日墨与满子等弗能归，缘婴儿脐带尚未脱落。据院中人言，明日亦未必脱落也。未几，三官亦来，欲往院中省母，且看婴儿，遂言明今夕宿小墨校中。

五时至嘉利西餐馆应月樵之招。月樵所宴为二三远来旧友，兼请彬然，余与雪舟、雨岩则陪客也。八时席散，车轮辗月而归。明日拟息心作文，既须离家，须将各事作一小小结束方可。

####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

为欲出门，须赶作六月份“国志”之文稿。晨起即伏案，作一文谈写字。并令二官译述一文，谈描写方法。十



时墨独自归来，闻余将出门，故先归。余之一文至夜完毕，全篇三千字。明后尚须续作他文，方够一期之用。

####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

到馆，续作进度表。竟日伏案，将初中部分拟成。其高中部分须少缓着手。

傍晚，携本月份之米归。灯下改三官所作随笔，助墨排活叶文选目录，九时半歇手。

####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

晨起将《项羽本纪》中《鸿门会》一节译为白话，拟入“国志”。九时半彬然来，谈动身准备，沿途耽搁何处，拟访问何人等等。

十时许，满子携婴儿归来。从同居农民张家之意，悬红布一方于门，且放爆竹。对于产妇有禁忌，此殆是极古之迷信。

午刻吃面，因今日为小墨之生日。午后三时彬然去，约明日再会面于胡雨岩设宴时。余遂捉笔疾书，至傍晚译成半节，只得写上“未完”，待次期再续。灯下改二官所译文字。

####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

到馆。校书记所抄《初中国文进度表》，并作“中教”之征稿信。





午刻离馆入城，饭于邱佛子。遂至陕西街，与彬然说定，决延后一日，于下月二日登程。

吴梦三君来访。吴为美亚成都发行所经理，红蕉嘱渠与余会面，故来访。其人为一能干商人，健谈。闻余言将出游，自任代买汽车票，谓可得优良之位置，因即托之。

五时往姑姑筵。盖雨岩新生一儿，设汤饼宴也。及入席，余之一桌皆书业中人，笑谈甚欢。姑姑筵之菜甚精，为成都第一。然一席之价在五百金上下，共设四席，所费二千金，亦豪举矣。

二官三官亦来赴宴，偕归。出新西门，天已黑，幸微有月光，余坐鸡公车，两儿随行。此境亦复新鲜有味。到家已九时矣。

#### 四月三十日 星期四

晨起改二官续译《鸿门会》之稿，缘计算字数尚不足之故。又助墨编文选目录。傍晚。光华四学生来，托改诗文稿。文皆坏甚，看之乏味。匆匆料理，一日未得空，尚未能弄得齐整也。

子恺以第三册之画稿寄来。此次颇希望能在遵义歇夜，与子恺一面。

#### 五月一日 星期五

晨起写“国志”之社谈一短篇，然后料理衣服笔